

上海40°C 好去处

日落之后,彩霞、城市地标、钢铁彩虹一网打尽

夜爬才是双子山的正确打开方式

陆家嘴三件套闪耀夺目,卢浦大桥的钢铁彩虹气势恢宏,南北高架的车流灯光如银河倾泻,江面轮渡则点缀夜空的星光……坐拥如此丰富的夜景,也难怪有市民感慨,夜爬双子山才是打开它的正确方式。

于去年9月底开放的双子山在今夏迎来了开放后的第一个夏天。记者注意到,夜爬双子山已经成为了近日不少市民的新选择。除了近日天气炎热,晚上相对凉爽外,七八月份空气质量好,会出现较多的朝霞晚霞,也是近期有不少市民专程挑傍晚前来打卡的原因之一。

日落后的双子山顶,挤了一排人

杨女士早早爬到双子山的山顶,带着单反、长焦镜头和三脚架,她将镜头对准了南北高架的车流,正在拍摄一张“长曝光”的画面。这是她近期常拍的一个新机位。

“我就住在这附近,最近白天天热,我一般晚上八点到九点钟来这里散步。今天下班早,所以还有空带着相机拍拍照。”杨女士说。

于去年9月底开放的双子山在今夏迎来了开放后的第一个夏天。7月2日晚上7点30分左右,记者来到双子山山顶的观景平台时,尽管此时太阳已经落山,这里黑压压的挤满了一排市民游客,其中有不少是亲子家庭,因为近期天气炎热,选择晚上带娃出来活动活动。

上山的途中,记者和一家人一起登山。“我们经常来这边玩,通常都是饭后带娃出来散散步,走走路。”其中的一位男士分享道。

但也有一些市民专程前来。

“在山顶,我能感受到上海城市的繁华,再加上空气质量好,能够看到远处的江水,这里真的很美。”香港的小马首次来到上海,他的朋友小沈在上海读书,推荐这里作为旅程的一环。在采访中,小马这样形容双子山的夜景。

“这大概我第五次来到双子山了,每一次都是来这里看日落的,很推荐朋友来到这里看看。”小沈说。

王女士和朋友来到双子山上则是一时兴起:“上了一天班了,想出来运动一下,想起来之前还从来没有来过双子山上,所以今天晚临时起意上山,感觉非常的惊喜,以后还会再来。”

八点钟左右,记者开始下山,此时仍不断有市民上山。

最近的双子山很适合拍照

7月2日晚,何爷叔带着相机和脚架,骑着电瓶车花费1个多小时,从闵行赶到双子山。此前他曾多次上山踩点,终于在这个傍晚拍到了他所追求的画面:夕阳西下,湖面如镜,将落日的金光完美地倒映在桥洞之下,美不胜收。

记者看到,在双子山顶一排市民游客中,有接近一半带着各种长枪短炮。

“7、8月份,更容易在双子山拍摄到‘金光穿洞’的意象。我一直在追求这个效果,今天终于拍到,花这么长时间来一趟也是值得。”何爷叔玩了30多年的摄影,如今在上海老年大学任教摄影课程,他告诉记者,双子山地势较高,是上海市区少有的,能够环视上海中心的位置,“在上海很多地方都能够拍到地标,但是都没有这么震撼的。”

白先生也玩了十来年的摄影,他的说法和何爷叔相似:“7、8月份通透度高,晚霞的频率较高。双子山地势相对较高、视野开阔。摄影讲究元素的排列,这里有山、有水、有建筑,拍出来的照片会更有视觉感。”

双子山观景平台需要预约进入,但是记者同时从现场工作人员以及园区运营管理方确认,晚上18:30后,双子山可以免预约进入。不过,通常在晚上10点钟左右,工作人员会拦住上、下山线路,因此需要及时下山。

文/见习记者 崔逸星 实习生 吴林霏 图/受访方

魔都观萤进入高峰,浦江一基地萤火虫数量增加

在江湾湿地,在滨江森林公园,在浦江郊野公园,在上海动物园……昆虫夜观活动正进入高峰,其中,寻找萤火虫环节最令人兴奋。在浦江郊野公园一处生态基地,通过持续6年的栖息地环境修复,黄脉翅萤这种萤火虫的数量从6年前的几只增长到今年的近百只。

6年,这里的萤火虫从几只到近百只

萤火虫这种承载着很多人童年记忆、蕴藏着无限美好和浪漫的小生灵实在太脆弱了,灯光、农药、人类活动……环境稍有变化,它们就会减少,甚至消失不见。而要再恢复夜空中飞舞的“小灯笼”,需要花很长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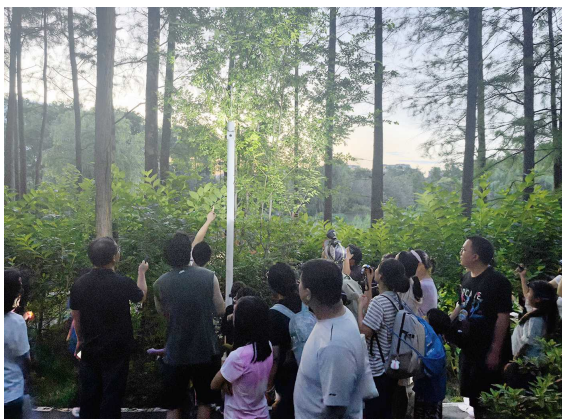
今年,位于浦江郊野公园内的城市荒野工作室基地有了欣喜发现:黄脉翅萤的数量从2019年6月的几只恢复到今年5月的近百只。

背后,是持续6年的栖息地环境修复。

2019年6月,城市荒野工作室在浦江郊野公园开始设计、建设上海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出于对萤火虫的兴趣,在规划阶段就希望在这个基地能够恢复黄脉翅萤的栖息地。

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城市荒野工作室相关负责人介绍,黄脉翅萤历史上在上海广泛分布,至今也在一些公园、村落里生存着。但是,对于黄脉翅萤已经彻底消失的区域,能否通过人为干预恢复种群还未可知,对于它需要的栖息地具体条件并不清楚。

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工作室成员们在上海及周边有黄脉翅萤分布的区域进行了大量调查,主要了解植被和其他环境因子与萤火虫数量的相关性。最后得出了一些结论,比如,黄脉翅萤对栖息地面积要求极低,几十平米即可维持稳定的种群;光污染影响萤火虫的繁殖和观察,但并不是其种群能否延续的关键因素;黄脉翅萤的栖息地必须有落叶层或能够保湿的低矮地被植物,湿度对其幼虫的生存发育十分重要;大腹园蛛是黄脉翅萤成虫的主要天敌,在小面积的栖息地内,蜘蛛



能够捕食其种群中约30%以上的个体,以雄性萤火虫为主。

掌握这些关键点之后,成员们便开始行动。

由于基地内和周边没有发现萤火虫的分布,成员们便将郊野公园南部正在拆迁的村落中残存的黄脉翅萤转移到基地内,但当时基地刚完成改造,还没有稳定的落叶层和食物供应,因此,虽然这些萤火虫存活了下来,但数量十分稀少,每年仅能看见数只。

直至今今年5月,成员们发现,基地中的黄脉翅萤数量有了显著增长,最多时一晚可看见近百只在飞舞,说明生态修复取得了一定成效。

滨江森林公园:

选对时间,今年比去年看到的萤火虫多

滨江森林公园是目前沪上公园里能看到萤火虫较多的公园。上周六晚上,记者在公园里看到,几处树丛中,星星点点有萤火虫在飞舞。不过,不是特别多。公园工作人员介绍,上周五

晚上,刚下过暴雨之后,公园里的萤火虫比较多,“感觉比去年还多。”

据了解,能观察到萤火虫的多少和天气有关。通常来说,下雨之后,萤火虫婚飞比较多,即便是蒙蒙细雨中也会有不少萤火虫。

滨江森林公园自2018年开展萤火虫保护及繁育项目,进行相关课题研究。多年来,为了修复萤火虫栖息地、恢复其种群,采取了尽量减少灯光污染、农药使用、人为活动干扰等措施,萤火虫数量逐步增长,2022年达到高峰。2023年、2024年能观察到的萤火虫数量较平稳。

江湾湿地:

安装路灯,能观察到的萤火虫比去年少了

江湾湿地也是夜观昆虫的去处之一。上周日晚,大城小虫工作室的老师带领十多组亲子家庭来到政悦路一带夜游,当晚看到20多只萤火虫。“现场比去年又新装了4个路灯,所以能观察到的萤火虫又少了。”工作室老师介绍。

据了解,这一带河岸边2公里路段原来没有灯光,最多能看到300多只黄脉翅萤,去年沿河步道安装了路灯,能看到的萤火虫数量一下子就少了。

昆虫学家金杏宝介绍,光污染对萤火虫的影响非常大。

萤火虫发光是为了求偶,为了给对象一个明确的信号,那是爱的灯塔。然而,过度的光污染掩盖了它的光芒,让它迷失了爱的方向。

灯光污染、农药使用、人类活动,这也是很多乡村如今很难看到、甚至看不到萤火虫的原因。“小时候,夏天在家门口乘凉,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就看到萤火虫在眼前飞舞,现在好多年都不见它们了。”市民余女士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还能在上海郊区的家门口看到萤火虫。

文/晨报记者 郁文艳 图/受访方